

拜
經
堂
文
集

王德甫少司寇書 甲寅仲夏

拜經堂文集第三

去秋拒謁蒙獎借過寶啟食教誨載德彌深臘月承手書薦達
今春到楚制府欵居署齋欲玉成其學有真讀書人之目意甚
厚也閣下

予昔歸里實出吳數汲古若渴之懷至是大慰平生誤迷禮堂
刊定此其時矣士類聞之莫不欣喜前蒙而教周禮封建與孟
子不合王制與孟子合鄭康成以王制為殷法者蓋周禮為成
王周公致太平之書其作最後伊時四夷向化海宇遼濶故侯
國之制特廣而武王初得天下草創未定襲用殷制後至戰國
七雄吞併地皆千里以上又踰大成王周公之制矣諸侯惡其

妨已不得自肆因減去舊典而周初襲用之殷制反存故孟子
舉以荅北宮錡之問與王制差合也此說能參考周官王制孟
子鄭氏而融會貫通之精心卓識遠非章句小儒所能及不勝
致佩近讀戴東原集鄭學齋記知海內尊崇古學尤推尊鄭氏
者有閣下為之倡錦堂夙夕服膺最深舊作鄭公神坐記一首
別錄呈正自愧筆弱不及東原倘因同好而削政之幸甚

上王鳳喈光祿書 壬子仲冬

鏞堂聞海內有博學通經大儒三人一徐姚虛學士一嘉定錢少詹其一為閣下企仰數年未得趨謁戊申學士來常主龍城書院講席遂得執經受業且因此得識少詹獨於閣下未獲見而願見之心倍切何也蓋自束髮受書以來亦沉溺於俗學而無以自振讀尚書後案初駭其博辨心怦怦然有動後反復推考始識其精確心焉愛之知研究經學必以漢儒為宗漢儒之中尤必折中於鄭氏試探此以參考諸家之言遇鄭氏與諸家異者畢竟鄭氏勝之八年以來微有所知以殊異于俗學者皆閣下教也其敢忘所自哉閣下尚有目疾而近日重明此天開

文運偶完名山之業以紹鄭氏之統緒也學者聞之曷勝欣幸
尊作後案極精惟虞書正義所述夏侯等書與鄭氏異者四事
皆倒置之此十慮之一失鑑堂嘗撰虞書正義釋一篇以補闕
下所未達事事皆有確證金壇段若膺明府見而嘆賞謂與彼
見印合惜頃為友人所取去異日當呈正也

與江叔雲處士書 壬子仲冬

尊著尚書集注音疏已成未學不堅謀無以成家會多務博涉

之不專此學人之通病如先生篤信好古墨守漢儒家法者蓋
僅見也鑄堂亦好漢人傳注搜輯遺亡計得十種昔與友人書
云為學之道有二端一曰勤二曰細心此一得之愚未審有當
否偶讀尊著于堯典克明俊德下引蔡氏辨名記此沿襲舊文
之誤也按月令正義云蔡氏辨名記曰十人曰選倍選曰俊萬
人曰傑辨名記者大戴禮記辨名篇也今本關詩汾沮洳禮記
禮運春秋宣十五年正義皆引之白虎通聖人篇作別名記辨
別義同古每通用蔡氏者蔡伯喈明全章句也蓋蔡氏說月令

引辨名記以證之蔡氏下當脫一引字未可以辨名記屬之蔡
氏矣朱錫鬯經義考亦承疏文之說誤

答翁覃溪先生毛詩下武解辛未孟春

昨承下詢詩下武主何解按經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毛傳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惟周家最大世世有明知之王謂太王王季文王也故下文三后在天毛傳曰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爾雅釋詁繼武也郭注詩曰下武維周毛傳用爾雅而鄭箋從之景純又從毛鄭也且序云下武繼文也是以武為繼又本之小序又云武王有盛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此通解下武二字之義先字即針對下字箋云下猶後也亦本之序說上者為先故下為後五章曰繩其祖武毛傳繩戒武迹也箋云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按生民復

帝武敏敏毛傳曰武迹也爾雅釋訓復帝武敏武迹也毛傳本
此與釋詁繼也一解義通繼美先人猶行者之足迹相續也是
下武之為後繼於本經及生民篇具有明文爾雅釋詁釋訓兩
存其義小序開毛鄭之先郭注步得箋之後誼訓確鑿安敢捨
此橫生別解且序云武王有聖德經云三后在天明是言武王
續太王季文王之緒不知以下武為言文武起自何人至以
下武為當作大武實屬非辭庸初師抱經學士於經旨未敢穿
鑿傳會竊本舊說請正未識然否貴通家辛君既精熟諸經愛
拙刻蔡合可即以此冊為贈再奉上一冊檢入庸頓首

翁鴻臚答書附

承示尊著下武解此沿於舊說也舊說誤讀序繼文也之義

此與文王有聲序相伐也相對為文

序繼文也周之有天下其實上文而不上

武此方是繼文也之義嚴氏詩緝戴氏續詩記皆言世脩

文德以武為下此定說也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體膺上

聖運鍾下武此在爾時豈可云武迹乎庾信華林園馬射賦

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此豈可云武迹魏書肅宗紀亦以

文思對下武至北宋真宗封泰山文云尊賢尚德下武繼刑

此即偃武義尤明白斷無武字訓迹之理後人作文武固不

可宜舊說必可乎毛鄭有必不應從者此須平心酌之段君

漢讀考過泥鄭說太多愚亦有數行說之

庸按李善注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皇帝體膺上聖運鐘下
武引蕭子顯齊書紀曰世祖武皇帝諱頤字宣遠以太子即
位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然則王序所云下武者正本毛鄭
之義言世祖繼迹高祖不謂以武為下也李善解是

上侍讀學士盧召弓言齊論書

己酉仲春

漢志古論語二十一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一論語也有古齊論之不同何也漢志謂古論語出孔子壁中釋文序錄引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于茲遂生矣此古齊魯所以不同也

論語音義曰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觀釋文所載如傳不習乎魯

諸傳為專可使治其賦也魯論作傳在子賦其君魯讀在為高論人不倦魯讀為悔字五十以學易得讀易為亦是三家雖有異同不過一二字之殊餘俱借通用同音之文非大相懸絕各自一書也 一論語也有二十篇二十一

篇二十二篇之不同何也漢志注引如淳曰分堯曰篇子張問如何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梁皇侃義疏叙云古論以鄉黨

為第二雍也為第三然則古論之異於魯特以篇次分析及先後不同耳非于章句之文有異也漢志謂齊論多問王知道按古文玉作王說文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璆兮其璫猛也又曰如玉之瑩又引孔子曰美哉璆璫遠而望之真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字勝蓋即問玉篇文則齊論於二十篇外增多二篇其二十篇之文必與古同故雖有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之不同而究無異也自朱子集注于季氏篇采洪氏說謂此篇或以為齊論於是後人疑齊魯迥然不同若各為一書而大全載吳氏說云疑為齊論以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佐證此論足破洪之臆說矣鐘山

札記載顏氏憲成袁氏枚之言以憲問篇子路子貢問管仲事
為出齋論大致本於洪也論語讖稱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
微言理實可信是論語為七十子各記所聞集以成書其間實
有高下學有淺深故博師言語氣有不同然俱受業門牆親聆
聖訓當不至失孔子本意荀卿吳起之儕未足以語此也至管
仲之仁不仁自當以孔子之言為定尊周室攘夷狄一匡天下
之功誠未易卑視嘗聞鄭清如師云春秋時惟子產管仲足相
匹然子產之才不及管仲使春秋無管仲則如孔子所言微管
仲云云者事未可知聖人之稱人豈有過其實者哉器小之說
所以深惜之匹夫匹婦不必定指名忽也程正叔稱孔明有五

佐材而孔明每自比管仲樂毅則管仲固有不可及者知管仲者孔子下諸葛君是已孟子尊王賤霸故每易管仲此即孔子器小之說又當別論不與荅于路子貢之問同間嘗讀管子書竊嘆管氏之學求之三代未可多得學者於六藝外可取信者莫過論語似未可輕議之也

上侍讀學士盧召弓書

庚戌孟夏

讀尊州風俗通得質數十則後授顧明閔者鑄堂亦細讀一過
今皆在顧所不日即奉繳也鑄堂于此書用工不深平日間有
考訂處如祀典篇魯郊祀常以丹雘祝一條當據說文正之與
嘉定錢少詹所校合餘如聲音篇詩曰鷓鳴九臯凡漢唐人引
詩皆無于字此正同今詩有者係衍文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
六孔漢書律歷志注孟康引此作禮樂器記正義載樂記二十
三篇目有樂器即此白虎通亦引之籥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簋
中其謂之仲小者謂之箛按說文竹部云籥三孔籥也大者謂
之笙其中謂之籥小者謂之箛產字當從說文作笙因形近誤

李善注文選潘安仁笙賦引爾雅亦作大箒謂之笙據說文仲當作籟上目題籟字而正文無之可見仲字為後人依爾雅改也窮通篇伐木有鳥鳴之刺此三家說蔡伯喈正交論亦有此語與毛氏異義潔者潔也續漢禮儀志上注文選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風俗通皆作禊者潔也按潔為古潔字當從之山澤篇江漢陶陶毛詩作江漢浮浮此與下武夫湍湍亦韻當是魯韓舊經王伯厚詩考失載宜注明之

上侍讀盧台弓書

唐氏李春

去冬流覽郡志見藝文不錄書目祇集詩賦雜文心竊非之慨然有補輯之意昨進謁知己創此例且命相助成之但未請體製何若有錄無書者亦當載否已采者何書未采者何書幸復示之庶有所遵循以竭其心力也仙釋志虛誣空幻不可為訓徒足啟人異端之惑耳不如刪之一歸純正昔北魏書有此志前人已譏之矣師見以為然否

答洪稚存太史書 己酉季冬

鑑堂頓首稚存先生閣下拙輯論語鄭注承校勘數則已如教
改正惟束脩說鄙見不以為然今謹陳之後漢書延篤傳且吾
自束脩以來李賢注云束脩為束帶脩飾鄭元注論語曰謂年
十五已上也玩李注是十五已上即經文束脩之誼若鄭氏於
脩字本訓為脯又云謂年十五已上始可謂鄭意古者十五入
大學始執脩脯禮然鄭果如此則李賢但云束脩為束帶脩飾
其義已明鄭注論語與延篤傳異義何庸漫引而刪改之乎若
謂鄭注止有謂年十五已上一句隱括其義言年十五始執脩
脯李賢不通義訓妄為之說然聖人既言自行束脩以上是止

論賢之重輕未計年之長幼而鄭氏不為正解祇拘拘入學之年核之于經無當矣恐鄭氏不應若此也同學友顧明備考經傳無男子用脩脯為贄事鄭氏精于禮者故此注不同俗說若從李贄束帶脩飾之言行字不嫌虛設也前晤趙億孫舍人云注中已上即經文以上此語誠細審鄭義者尊書云賢注伏湛傳即云自行束脩謂年十五已上蓋以訓脩為飾則下毀玷句為贅且自行束帶脩飾亦不成語故不同于篤注按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者謂自行束帶脩飾之年以來無毀玷之行也語相通及而非贅謂年十五以上句即用論語注因延篤傳已標明鄭義故此略其所本其義則與延篤傳同余師盧名弓說亦如

閣下但反覆鄭義不能無疑若謂欲破古義銳于立異則鑄堂
豈敢倘不以為是而更有以教之幸甚

上錢曉徵少詹書 丁巳季春

鑑堂自新春來浙寓阮學使署中晤令弟可廬先生曾疑問難
獲讀詩古訓漢表廣雅等書得未曾有阮學使作書薦之做同
鄉孫淵如觀察處屢為浙士所留此間古學駁駁日起近請周

易康成傳費氏學而本博云始通京氏易今考康成傳注三禮

毛詩而晚年注易

招鄭君
白序

注詩禮引用之易與易注不同蓋費

京之異如媒氏注引易參天兩地而奇數焉

男才亦
作奇

而易注云

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仍作倚字重人之事注引易巽為宣髮

虞翻亦
作宣

而易注云寡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

仍作寡字此本之不同也白駒賁然來思窈云易山下有火賁

黃黃白色也

易釋文引王肅云黃白色
正取今文家說以異鄭

而易注云黃文飾之貌

檀弓戎事乘翰白色馬也引易白馬翰如而易注云翰猶幹也
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此義之不同也舍弟禮堂頗細
心讀書言行不苟去春新婚客秋先人棄世哀毀骨立至今寢
于外室斯能三年不入內者質尚可造當今之品學交粹者儲
堂心折閣下一人欲令其受業門牆伏祈大君收錄教誥之幸
甚又閣下吐詞為經撰賜布衣臧君墓誌銘不容增損一字寄
采原稿云嘗訪友長沙兩舟並行刻石忽添渡江二字於訪友
長沙下竊以至長沙須江行夫人而知之下云兩舟並行足明
之矣異日重刻此文當依原稿無渡江字肅此附及餘不悉

上錢曉徵少詹書乙卯孟冬

近讀史記孔子世家以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攝相事齊
來歸女樂孔子行此後入竄改之失也年表及魯世家俱作十
二年當從之世家上言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將墮三
都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此序墮三都本末下云定公十二年
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此序孔子聞政去魯本末
故覆提年紀淺人怪其重出因改下十二年為十四年孔冲遠
禮記正義小司馬史記索隱朱子論語序說所據皆同則唐宋
以來本已如此又孔子以定十二年冬去魯適衛主顏淵由居
十月去之則在定十三年未幾反衛主蘧伯玉當在定十四年

至定十五年衛終不用孔子遂去衛適陳是居衛已三年矣故

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其中有過匡過蒲將適晉及

過曹過宋等事皆在去衛反魯之間適陳之前適陳主司城貞

子至哀三年夏魯桓僖宮災時孔子猶在陳居陳已三歲故有

歸與之歎明年遂去陳而衛靈之卒在哀二年正孔子在陳時

也及厄陳蔡自楚反衛則在哀六年衛出公輒四年至哀十一

年冬自衛反魯時孔子年已六十八矣故太史公于末總結之

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自定十二年冬至哀十一年冬適十四歲若以定十

四年去魯首尾計之亦止太史公因居衛陳時外事多說亦互

七十三歲與此不合矣

異故並載履述之遂至三叙其事然細繹之有秩然不可紊者

後人不諳文法誤讀世家擅弓正義及論語序說皆于自楚反
衛之前已有三適衛三反衛三適陳三去陳事遂以居陳三歲
而反乎衛為亦在靈公時誤甚矣孔子以靈公世居衛三年在
魯定十三四五年間而年表以十四年至陳誤也以湣公世居
陳三年在魯哀元二三年間而年表以哀三年過宋誤也孟子
云微服而過宋主司城貞子則過宋在適陳前宋世家元公二
十五年孔子過宋五當為三之誤宋元公二十三年為魯哀公
元年過宋遂適陳也此類考之孔子世家本合試質之闕下以
為然否

臨海洪百里震燿云孔子于邾後去魯不脫冕而行魯邾以

孟春是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以為定十二年冬者誤按
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于郊注云孟春建子之月又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
事于上帝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是
魯郊在夏正十一月孔子于定十二年冬十一月郊後去魯
無疑舉此可證^正十三年去魯之說戊午夏記

上錢曉徵少詹書 癸丑仲秋

七月廿九日袁又兄自院歸述閣下公羊嚴顏之論與鄙說同
先十八日自記一則懼彼異同之習秘不以示人今聞高論始
錄出呈正向讀後漢書齊武王傳整字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塙
因思說文無整古當以塙字為之讀江氏尚書補誼載閣下說
亦然私幸多暗合也然疑齊武王傳整字仍當從射泉本義蕭
該引字林門側堂之訓實所未協天下鄉亭不必盡有門夾堂
伯升之像特畫于射的故每旦起射之耳石經爾雅考異近獲
數證容錄正經典釋文所據皆南學偶載北方學者說則稱北
以別異之如天官臚人節下云音卯北人音柳節下云音迨當

徒來反沈云北人音禿改反伯宗宗瞽矇怵懼下云勅律反北本
作休考工玉人鹿車繹下云劉府結反沈音畢云劉音非也案
北俗今猶有此語音如劉音蓋古語乎劉音未失考說文柳柳
聲而邪從卯是卯柳同聲北人音卯為柳此古音也鄭仲師引
國語有怵懼字按楚語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
焉以勸戒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
動韋昭注休嘉也動行也蓋聳善所以勸之抑惡所以戒之昭
明德所以休嘉之廢幽昏所以恐懼之鄭韋所據國語正同陸
德明賈公彥作怵者直形近之論惜未知定從北本也陸引此
俗語以證劉音未失劉昌宗其本北音乎蓋陸氏于北學實未

深究故無明據所以述北人落字之音必援沈重之言也閣下
謂釋文所載皆南學茲因偶及北學而考之益足徵斯言之有
當矣

謝錢曉徵少詹書 丙辰仲冬

前蒙寄到尊撰誌銘一首泣誦哀感竊以世之為先人乞銘者非尊爵顯貴大都厚資有力之人作者與其人亦勢相倚藉或得重幣為潤筆計雖漢唐大儒如蔡伯喈韓退之不免焉未有以一介寒畯輒得名公卿傳信之文誌其先人之墓如錦堂於閣下者也閣下之文章不易得於誌銘尤不肯輕作故顯考一布衣得顯達者銘之尚非所難難在如閣下之實事求是不能輕許可畜道德能文章負天下後世重望為數百年間所勿易觀者耳且乞之者錦堂許之者閣下有如求之而不得無如閣下何也乃蒙特允上表其祖先下獎其孫子銘此一人德徧三世

將信其後人所輯事狀無虛誣之失先考之言行果足為當世
法而取之耶抑惘其祖學將絕先考守四世之傳無失庶今以
後其道大昌流傳益遠為之慶幸而賜之耶其足以信今傳後
允無疑矣百世子孫感且不朽謹謝

與段若膺明府書 庚戌孟春

鑄堂受業盧召弓學士始聞先生名講求聲音詁訓之學為海
內第一心竊慕之去年來龍城書院未及走見恨恨今者令弟
鶴臺先生過舍因以書達幸教之拙纂月令雜說有馭鄭注一
條聞盧學士舉以告先生而不以為然或未詳其說今再陳之
月令孟冬乘元路注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為軫字之誤也疏
云軫是車之後材路皆有軫此字當衣旁若今軫是元色以此
經云乘元路元軫義同鑄堂按毛詩翼髮如雲說文今部引作
今髮如雲又著髻字云或從影真聲是今髻一字毛詩謂髻為
黑髮則今之本義為黑故今从衣為黑衣今从車為元路今月

令軫字非誤不當以車後不為嫌軫字非其義矣聞尊說以說
文訓今為稠髮而非黑義此據說文以駁毛傳也鑪堂以毛許
之說本文通且必相兼而義始備蓋髮之黑者必稠且因稠而益
形其黑故今之本字从今而許以為稠昭廿八年左傳曰昔有
仍氏嬖生女黶黑黶既與黑連文故毛以為黑杜預云美髮為
黶春秋疏引魯遠同詩疏及釋文引服虔云髮美為黶是髮以
稠密為美其稠密而美者色必黑左傳毛傳及賈許服杜之義
無不同也未識先生以為然否新作慮書正義釋一篇附正伏
願皆有以教之幸甚

與陵若膺明府論說文怵字源字書 癸丑仲夏

歲年亥以說文質疑承惠手教時為友人持去今細讀始知怵字从犬之說為謬前盧召弓師亦言怵當从大而語未明析使更世無先生竟無有正其誤者矣據元應書怵又作悞張揖音怵為曳是怵即悞之異文皆撰怵字考證後亦有此說錄入拜經日記與蒼書暗合玉篇心部悞習也明也明疑作但余世切廣韻十三祭悞明也一曰習也餘制切而元應引字林悞習也引蒼頡篇悞明也此即篇韻之所本括毛公太史公鄭康成孫炎韋昭張揖孔鮒杜預郭璞等皆用怵字則怵悞雖同出周人知秦漢魏晉以來用怵獨多許叔重心本作怵矣是當從陸孔所引

者為定荅書謂唐李用字林改之全書中時有此鑄堂深信不
疑也荅書又云或許君並存並字而脫其一拜經日記云疑悞
字即說文悞之重文此皆兩岐之說似不然矣毛詩四月傳廢
悞也言廢為悞之假借作大者正是王肅義或三家初有是訓
而王肅本之以難鄭郭注爾雅用三家為多尊著詩經小學以
說文為未察誤也說文楛下引書曰竹箭如楛按夏本紀載禹
首維箇籛楛徐廣曰一作箭足杆杆即楛也箭足者矢鏃也或
以箭足訓釋箇籛乎上皆徐語先高祖玉林著尚書集解謂史公本
作維箭足杆訓箇籛為箭足訓楛為杆後人依尚書改之鑄堂
疑許君所云竹箭即史公所云箭足皆本周秦人尚書舊訓故

太史公用以解經許叔重僞謂書說也未審足備一義否今說
文穴部無窳字而毛詩召曼舉舉訛傳曰訛訛窳不供事也
釋文正義皆引說文窳懈也据此知說文本有窳字因撰說文
窳字考證其見之經者毛詩傳外又載於爾雅釋詁曰窳勞也
郭注勞苦者多情窳也今或作愉同爾雅經作愉注云或作窳
而元應書凡七引爾雅此條經皆作窳注皆作愉可證今本之
出後人互易矣先生謂說文有窳無窳楊承慶字統則有窳恐
是詩正義誤引江處士說亦然按陸孔同引說文不應皆誤且
德明止引窳懈也三字仲達于窳懈也下有草木皆自豎立唯
瓜瓠之屬卧而不起似若懶人常卧室故字从心二十六字或

謂孔氏申說之詞而寐嬾也三字則為許君本文無疑不當引
下文之言適與承慶同而疑上句亦誤引也元應書引草木皆
自暨立云凡三見惟卷十四偁承慶卷九卷十七俱不著所本
漢以後字書雖各自名家要互相祖述字統之義蓋即本說文
尤可證者皆殖列傳地理志下鹽鐵論通有皆云^皆寐偷生而
說文此部云皆寐也此山部本有寐字之明證猶心部雖脫忤
字而犬部^但下猶存忤字矣玉篇此部皆下引史記皆寐偷生
廣韻四紙皆寐也必本說文今俱誤从穴惟司馬君實撰類篇
始收寐字而玉篇廣韻俱無蓋說文自唐季已脫之故也鄙作
寐字考證極詳博如愚言不謬試取閱之載入大著說文解字

請俾垂名簡末幸甚

附段明府荅書

弟病體委頓夙寒勞鹿兼而有之效瘳尚未愈也論收字竅
字書詞義甚美而云說文脫從心之竅甚確弟本擬從尊處
索竅字攷證一條抄錄而未暇也光陰竟為人事所分如何
如何緩階希轉致戴定水經不必抄想彼已有其所刊水經
注也經義日記尚有幾本在案頭否乞借來補抄家信便日
安不一在東大兄玉裁頓首禮記承代校精工可愛子孫賢
之謝謝拙序尚未成罪罪

荅錢曉徵少詹書 乙卯季春

張子元來楚接讀手書藉悉道體健安並承虛懷下質顧氏言古音地如沱按地从也聲沱从它聲說文異部畫然有別說文沱江別流也徐鉉謂沱治之沱通用此字別作地非考毛詩東門之池沱與麻歌韻無羊沱與阿歌韻皇矣沱與阿韻楚辭大司命沱與阿歌韻知沱非从也聲試以段氏六書音均表言之則閣下所舉易繫辭地與卑韻為本音在第十六部

莊子操與歌地與避

韻亦本音

毛詩斯干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江氏謂地褐一

韻瓦儀議雁一韻是也予在第一部猶易明夷上六地與晦韻繫辭地與時韻為第一部第十六部合韻之證行笈中無楚辭

不及深考已足斷古音地如沲之說為謬而顧氏沿襲顧書隸地於十七部以陽為合韻反議江氏為非誠所未審是否有當伏乞正之

天間啟棘賓商九辨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墜一作地王逸注云言鳥膈剝母背而生其母之生分散竟墜然則歌與墜韻作地非也墜在十五部歌在十七部楚辭十五十七兩部每合韻如東君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旌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羗色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遠遊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樂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元螭蟲象並

出進兮形蟠蚪而逶迤，雖蛭使蝟目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遊以徘徊。皆與天問例同。段氏謂歌讀如幾是也。橘頌開心自慎，終不失過兮，象德無私。參天地兮，朱子本作終不過失兮，云一作失過一無失字，皆非。按王逸注云：終不敢有過失也。與朱子本合。則地與失韻。段氏謂地字周秦人亦入第十六部，皆讀如狄是也。然則謂天地橘頌音如沲者未審也。

段云：地也。聲在十七部。詩斯干一見。屈賦天問與歌韻。橘頌與過韻。上林賦與河馳韻。讀如沲。今入至。按上林賦云：其獸則獮旒、縹、犛、沈、牛、麀、麋、赤首、園、題、窮、奇、象、犀。其北則威、夏、舍。

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駟騄囊駘上四句用韻
鞏麋題犀皆韻也下四句間句用韻河駘為韻地端無韻也
然則謂上林賦地讀如沱亦未審也

曲阜孔搗仲詩聲分例曰地古音墜引九章天問及羽獵賦
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
地為證楚辭地不韻它辨已見上按文選羽獵賦於是天清
日晏逢蒙列背羿以控弦皇車幽軻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
乎徐至於上闌移圍徒陣沒淫楚部曲隊堅重各按行五壁
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
軍驚師駭刮野掃地此地與背轡為韻部伍為韻破過為韻

皇車幽謁與上藹綴外內隔韻神扶電擊與下刮野掃地隔
韻如上林賦雷動莪至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沃背洞胸
連掖絕乎心繫獲若而獸拊草蔽地亦以地韻至臂擊繫等
字與羽獵賦正同擊讀若計然則孔氏謂地音如墜引羽獵
賦以證者未之審也上林賦河江為陸泰山為櫓車騎雷起
殷天動地此陸櫓為韻起地為韻以六書音均表言之起在
一部地在第十六部為合韻猶詩斯干以載寢之地韻乃生
女子易繫辭以變通配四時韻廣大配天地也

唐中秋七月
白記

附錄少唐書

前接手教知去冬抵泮南尚書邀為郎君授讀禮遇有加深

為慰藉館課之暇研精經述定多心得也昨偶讀顧氏音樂
五書言古音地如沱引楚辭天閭橘頌為證固然謂詩易亦
如沱音恐未必爾籀文地本作墜非从也聲明夷上六地與
晦韻繫辭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
地似皆韻語也安見其必音沱乎試質足下以為何如設懋
堂傷足至今未出抱經先生聞精力尚健餘不多及在東大
兄弟大昕頓首

答陳恭甫編修論冠昏辭韻書乙丑孟秋

手書示之詳而辨之力古人論學不肯為苟同之論如其相合則信之不疑斯真三代直道之風足以辨黑白而定是非者感甚感甚特庸尚有所疑敢敬曾之冠禮字辭本七句伯申庶子乍宜之于假永受保之為末二句無韻則已曰伯某甫以下十字一字為記者之詞故下曰字以著更端若以曰伯某甫句為字辭則甫之韻假前人之言已詳伯申豈有不知誠以尋常章法而論實終于永受保之也來示謂止于曰伯某甫恐并非伯申意於上下文亦未免割裂牽強之虞蓋十一字文義相承如生鐵所鑄不可離而二之即如舊說假甫為韻備字為韻嘉宜為

韻則永受保之之字與上目字辭二字及備與字同為之類何以斷其非韻又令月吉日句舊不以為韻音說令月吉日一句二韻自相協孔書月日二字同類較段嚴表為密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邶風日月篇四言日居月諸皆一字四句兩間韻也冠禮字辭外有韻之文云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昏禮醮辭外有韻之文云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醮辭以五句為斷字辭以七句為斷篇法章法一為醮字之辭一為記事之詞畫然有起訖而用韻則草蛇灰線藕斷絲連密藏於不覺也善夫先達孔氏之例曰詩之有章也析之則節解句斷通之原自一篇每有意盡於此而聲絕于彼者分章則從乎其意盡韻

則從乎其聲故後章之首句可以合前章之尾急就篇有出句
在上章之尾韻句在下章之首者偉哉斯言試以所言合之此
辭如曰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記前章命辭終矣而乃續
之曰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此章別記壻見舅姑之
事而章首若不親迎句屬前章弟則稱其兄下兄迎為韻此與
字辭外之當韻承醮辭外之諾韻若何異乎皆辭止而韻未終
故忽上忽下忽此忽彼橫截句讀恟恍不可定者朱書云爾時一有
之細尋其脉本有條理此謂章法韻法中之極變者未可以常
例拘之如冠禮始加祝再加三加醴醮辭六章皆章六句而三
加及字辭皆章七句昏醮又章五句非章句之變乎始加再加

每章六句三用韻皆同部同字

二服二德二福

韻在第二第四第六句

至三加則首二句以歲之正月之令字字自協末二句黃耆無

疆受天之慶變韻中三句咸加爾服兄弟俱在以成厥德服德

二字仍用始再加之韻而中間以兄弟具櫻在一句雖與服德同

為之類然章句字韻實三變矣且再加之永受胡福三加之兄

弟其在胡具無皆韻上之字隔章隔句為韻而黃耆無疆受天

之慶黃疆慶三字亦句首句末韻與永受保之唯其所當例同

非不諧句末之字而轉加句首之字也至字字有韻之說求之

三百篇如勉有苦葉第二章有淵與有滿韻而與有有亦韻也

雉鳴雉鳴濟盈濟盈兩鳴兩盈韻而兩濟兩雉亦韻也不濡軌

求其壯軌韻壯求與壯又一句中首尾韻而不與其獨非韻乎

濡韻第三章印頌
我友_左_右皆候類濡

向在山左阮伯元詹事述王懷祖觀察說卷

阿鳴韻生岡韻陽高韻朝外矣韻矣于韻于彼韻彼萃萃韻雍
雍萋萋韻喈喈鳳皇與岡陽韻梧相與萃雍韻隨舉二則可為

三百篇字字用韻之證孔氏之言鷓鴣曰三章四章連句用韻

而拈拈拈茶卒瘡室家韻上字亦有韻誰誰脩脩翹翹漂漂曉

曉又皆用雙聲故首章可以三句無韻然思與勤實白中自相

協而下與閔韻庸按首句鷓鴣鷓鴣鷓鴣與鷓鴣即韻室字

呈聲與既毀韻

嚴氏可均說文聲類至聲在脂
類與比音均表至聲在真類

取與無協我與

我韻二于一之韻三斯與二鷓則支脂通協我亦可謂字字有

韻而鷓與斯又白首白末送韻特中間有韻不盡同禮辭禮詞
復有首末與中韻者如黃耆疆慶與往迎相是也大抵有韻之
文便乎歌誦隨在通協例非一端亦非例之所能盡孔氏詩聲
分例於前人特為創作然聖經之神化不測究難以悉舉如以
鷓鴣首三句為無韻即未確也庸讀禮辭如某不敏以歲之正

以月之令令月吉日

二唯恐弗堪

二儷皮束帛

冠禮束

儷皮使某將

請承命某固敬具以須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勉之敬之毋違

夙夜毋違宮氏

事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

夙夜無愆視諸矜矜姆辭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之類靡

字非韻咸有條理而絕無矯揉博會之端矢口出音自成天籟

不必細檢後世翻書而自無不合竊可於前人所舉外微務創
獲而煩亂破碎之識或亦不免前書所謂似太瑣屑是也微聞
下不能規正其失而其灼然可見者不盡為無據後世辭人校
檢技倆雖先聖所不為而至文之巧變固已無所不該正非曲
徇古人也聞下向善鄙集中論韻之文此所言較前更密故再
悉心獻疑以呈審定如以為可采幸甚幸甚七月廿九日

再答陳恭甫編脩論韻書 乙丑孟秋

頃再接來示謂三百篇皆句首與句首韻中末與中末協此仍
是以常法言之耳若論其變則法不能拘亦非例之所能盡試
以皇矣第六章論之如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池學
者莫不知阿與池為韻不知我陵我陵我泉我泉句句字字韻
也此皆以上半句之下半句與下句之上半句韻而非首與首
末與末中與中也又無飲我泉韻無矢我陵以下句^上半句之
飲韻上句下半句之陵第三句之陟我高岡我字與我陵我陵
我阿我泉我泉我池六我一阿一池韻而第八句之度其鮮原
鮮原與原二字又自疊韻與第二句侵自阮疆之阮遙相協鮮

原疊韻而既則韻上字也且侵自之侵韻下陵飲二字自韻無
矢之夫無韻無飲之無度其之度字字確鑿可據安得以例拘
之此皆孔氏所未言者孔氏且不知阿池與鮮原顯分二類而
誤援東門之粉二章例以為歌麻元寒之通協矣來示楫孔氏
詩韻例有彌濟盈有鷺雉鳴及歛彼晨風鬱彼北林以下五例
葛藟榮之福履綏之以下五例為變化無端而實整齊不紊按
匏有苦葉韻說見前書孔例有所未盡晨風首章兩彼為句中
韻二三章兩山有兩隄有為句中韻首章上二句之兩彼與三
章下二句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句中句末皆韻也至樛木三
章乃葛藟與葛藟福履與福履全篇也韻上下六之字全篇通

韻唯繫綏與荒將營成每章二字各自為韻孔氏以葛藟與福
履為隔韻尚失乎自然之致葛藟繫皆以葛藟聲不當區而二
之蓋首章葛藟二字為下兩章之關紐合之成篇三百篇此類
極多矣來示以鄙說永受保之之與備字為韻較為諦當然則
宜之于假假與甫韻自確特曰伯其甫句不入字辭雖為記者
之言亦與字辭韻也來示以令月吉日為單句無韻詩經極多
此例按向以為無韻者顧氏讀之有韻矣顧以為無韻者段氏
讀之有韻矣段以為無韻者孔氏讀之有韻矣孔以為無韻者
庸讀之有韻矣詩經蓋少無韻之句如以為以日月諧月未見
佐證則庸舉冠禮及毛經共二十一佐證詳拙著日記中孔氏

詩聲類巖氏說文聲類皆以五質日十月月合為一部是也惟

此以音均表日在第十二月在第十五恐非來示又舉鄙說鷓

鷓首章字字有韻則子字必應協韻何以反無不得已而取章

末句中之則字三斯遙協章首二韻而其協又出於異部合韻

此字為協韻不足深後思動關三字既協矣又以

為割裂牽強之病按鷓鷓首章既取我子與鬻子之間斯二子

一之為本韻至二鷓三斯相韻為韻支通協如欲分之則二鷓

三斯各自為韻亦無不可又二章之或敢侮子與三章之予手

拮据句末句首兩予字亦蟬聯相協不識閣下以為然否來示

又為昏禮記第則稱其兄兄字與上句支子則稱其宗宗字止

可接合韻之說博會協之按宗子無父與支子則稱其宗二宗

字為本韻句首句末遂協兄與下文若不親迎兄迎二字為本
部連句相協皆非合協也宗子無父至支子則稱其兄宗此文
未終而韻終也續以弟則稱其兄若不親迎二句上句為文終
而韻未終也下句為文始開端而韻已終總之難以章句常法
繩之來示疑若不親迎以下為無韻謂求其韻而不得恐未可
以章分韻合之說強附孔氏之例按若不親迎下云則婦入三
月然後婿見是以未敢見某將遠見請終賜見又曰某得以為
外婚姻之數今吾子辱不足以辱命又某之子未得濯灑於祭
祀不敢固詞辭又對曰某以非他故對曰某得以外為婚姻之故
又請吾子就之官敢不從又主人出門左西面婿入門東面奠

擎再拜出擯者以擎出請受壻禮辭許受擎入主人再拜受壻
再拜送出見主婦主婦闔扉立於其內壻立於門外東面主婦
一拜壻荅再拜主婦又拜壻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
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舉其全文靡句靡字
非韻也又不必徒執孔例矣亦又謂昏禮命辭既以為字字皆
韻矣而毋施衿結帨句庶母及門內施鞶句又何以獨闕焉不
詳按毋韻庶母施衿施鞶二施自韻衿韻下視諸衿鞶與宮宗
二字亦相協夙夜無違宮
事而敬宗結帨二字與門內二字韻門字又韻
下申之以父母之命申字命字庶門之庶則韻上下文之夜字
毋字諸字亦字字有韻非闕也一不揜榘味率憑禮詩二經復來

教備不以為不足誨而匡正之幸甚庸再拜七月晦日

與汪漢郊書 己巳仲冬

漢郊足下不見者八年近呼音問亦不通昨得快覩并見所著纂意林翼並自著古文憚甚憚甚古文才筆足達其所見蓋斯事不以寒儉為工試觀唐之韓柳文辭爛然可知所尚矣再進而求之日誦太史公班孟堅書所作必駸駸入于兩漢惜庸鹿鹿無能也拙記四卷都中舊作所愜心者在言韻一卷王伯申學士陳恭甫編修皆詒書事爭之惟王懷祖先生頗以鄙說為然然當世多未信此說而復哓哓好辨以求申其是君子不為也抑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蓋雖上智必有所遺下愚亦有所得聖人之經非一二人之所能盡試舉鄙說私質之足下足下平

心而察之固不可曲循庸之臆見亦不必遽執前人之成說以相詰難是否有當幸告我足以決之矣許周生駕部謂自古有韻之文與無韻者必有異若如柳說則古人更無無韻之文與論語開卷一章三不亦字三字亦皆是韻此說恐不可通庸以六經言之三百篇無論矣如周易尚書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皆所為古人之文也而有韻之文幾半於無韻之文且即求之秦漢以前于史傳記亦多韻語論語開卷三不亦乎不為韻者以其文本無韻故無取乎語助辭耳若學而時習之等句本有韻則三不亦乎何獨非韻乎楚狂接輿之歌懷祖觀察取二鳳字為韻庸以為二兮字亦韻也觀察取二已一殆為韻庸以為

上句二而下句一而亦韻也毛詩開卷左右流之寤寐求之流
求固韻矣二之獨非韻乎觀察取悠哉悠哉二悠為韻庸謂二
哉亦韻與二之語助相協矣此其證也觀察取王孫賈與其嬀
於奧寧嬀於寤荷蓀丈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為韻庸以孔子
言獲罪無所禱記者書植其杖而芸皆韻也是非儀禮字醜辭
與記文為韻之證乎如以為辭外不當有韻則孔子之禱何必
儼王孫之奧寤仲氏之芸亦無合丈人之勤分矣又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反遠為韻華與二而相協詩
者以四句一章第三句多無韻然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實合詩辭思與思韻遠與遠韻矣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

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此城擊一類笑刀一類而夫子莞爾而笑實就割雞焉用牛刀為韻矣何嘗區別詩辭與聖言并記者之文乎儀禮曰伯某甫韻宜之于假者此一合字辭與記者之辭也子曰諾韻若則有常者此一合醜字與記者之辭也

毛詩莫敢

下諾魯侯是若用韻同此

不敢忘命韻勗帥以敬者此再合醜辭與記者之

辭也若永受保之之與備字韻若則有常與往迎爾相韻皆字醜辭本文其韻尤顯明可據而精密如玉學士尚書斥字辭末二句醜辭末一句皆不入韻宜乎辭外之文庸以為有韻騷人聽聞矣乃古人隸韻必如是之反覆申明彼此印證者蓋非特

結購文字恐其散漫無紀亦慮後人讀之不能遽得故不厭重
言以明之乎又如毛詩車攻五章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
同助我舉棊中二句調字乃與四章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兩牡
字為韻同字乃與首章我馬既同四章會同有繹兩同字為韻
隔章相協三百篇極多詎說詩者必以調同二字為韻引離騷
以證辨見日記又段氏引東方朔七諫孔氏引韓非子楊權篇
為諧聲合韻之據庸按韓非子云道無雙曰故一是故明君貴
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
同上下和調此同與雙容為韻調與道禱為韻七諫恐矩窺之
不同與下文正法弛而不公為韻恐摻行之不調與上文回時

操

俗之工巧兮為韻譜之莫不各有條理混合之遂承訛襲謬俟
轉相因并以茲誣古人矣古今文韻深奧讀者難以遽通其旨
思而適得並承妙諦豈容執前人之成見而一概抹殺耶是非
所望於高賢也足下讀書能通大義不拘拘株守一家之學此庸
所心焉竊慕者知我有素諒不斥為好辯也盧氏禮記大藝論
補遺奉上希荃察並問文祉不既庸頓首

與莊葆琛明府書 己巳仲冬

周生駕部取論語三不亦乎字以諷庸之言韻庸與汪漢部書
既以上文無韻釋之矣既而思之習白韻與悅為韻嚴氏說
文聲類習在脂類謂以習得聲者始轉入諛類與魯論開卷正
合有朋自遠方來人不知而不愠皆單句首尾自為韻有與來
之類也人與愠真類也不亦君子乎子與子韻不亦樂乎樂與
學為幽宵通協則三不亦字三乎字實句句韻也古人文韻必
由深思得之學者童而習之口頭滑過遂相沿而不覺耳本以
嘲嘲適成典據以庸所見經傳之文此類極多皆出自然而非
穿鑿可以信之而無疑者不識先生以為然否昔金壇段氏受

業於戴吉士而與東原言韻書云抽繹遺經雅記差可自信其
非妄不敢為苟用之論惟求研審音韻之真而已庸之于先生
亦由是也如同調非韻日月為韻及地不讀它之類與今人所
言或不同於經傳之文實印合亦求一研審之又學問之道貴
在虛已受益亦貴獨斷不疑庸之言韻往往與嘉定錢詹士高
郵王觀察暗合而精密實過之于若云有意從王從段也則非所
敢聞矣先生之誨庸讀書也庸方弱冠知之最深且久故不覺
一吐狂言幸恕其罔順問道安不一庸再拜十一月廿七日

答張伯雅書庚申孟秋

頃接來札殷然以古韻為問雖所言未能盡是然知究心於此
時必求其是而後已第雖不深於音學其敢不舉所知以告乎
足下引易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以證支與離有確然可通者
發想最妙然而似是而非也何以言之離字古讀如離與歌韻
為本音而非通協歌今讀如歌亦本音請居支切者後世之音
猶自廣韻以下以離入支韻皆非古三代之音也三代之音當
以毛詩周易為準的如詩東山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儀其新孔
嘉其舊如之何湛露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江有汜江有沔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考樂考樂在

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卷阿首章有卷者阿韻來遊
來歌末章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
維以遠歌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嗻嗻古
讀如嗻與離歌皆本韻本音六五出涕沱若戚嗻若沱與嗻韻
可證中半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小過上六弗遇過
之飛鳥離之試三復詩易二經可信今人讀歌為古本音讀離
非古本音確然無疑矣楚詞二女御九韻詔歌使湘靈鼓瑟兮令
海若舞馮夷此讀居支切與庚韻為協音而非本音也明乎此
而知歌與支之於古不通矣墜與墜是兩字墜為古地字墜非
地墜非地字也班孟堅宵感天墜之方本作天墜作墜係俗本

誤耳故讀古書必先正謠文也鄙文已楷寫今遵命送閱統
希察入是荷

與阮芸臺侍講論方韻書 庚午孟林

庸前自長安城來懷祖先生教之曰毛詩漢廣一篇字字皆韻不可休息不可求思休求固韻息與思皆韻也南有喬木漢有游女喬木游女亦幽宵魚倭之通協也下四句廣永沫方皆本韻虛字有之不可亦字字相對如山有扶蘇隰有荷華扶蘇荷華四字四韻請荷如胡蓋古方音二章山有喬松隰有游龍松與龍韻喬與游協猶漢廣之喬木游女也蓋詩人之句例末之韻必用其本類韻上之字乃用其通協庸案草蟲首二句嚶嚶草蟲趨趨阜螽要聲聳聲皆宵類也草與阜幽類也蟲與螽冬類也却一字不相通假又虞書之歌說者皆取喜熙起明良康

性情墜三韻而不知上文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為有韻也蓋勅天之命天與命韻惟時惟幾時與幾韻毛詩假樂一章人天命申為韻卷阿八章天人命人為韻此天與命韻之證也春秋昭三年左氏傳叔向稱饒飛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息詩桑柔三章皆疑維幾為韻皆之脂通用此時與幾韻之證而帝歌之二句四用韻與銘辭之旦顯為一類世息為一類正同昔錢少詹事以銘辭八言字字皆韻庸謂帝歌亦然上句勅與之皆之類二惟字脂類而言韻者不取此夫帝首作歌經有明文何以反獨無韻孔傳曰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是晉出書傳未始不以此為歌也至孔仲達乃有將歌

而先為言既為此言乃歌曰肢肱之巨云云等謬說則至正義始不以此為歌辭竊舉新得奉質希有以教之

與王懷祖觀察論按小學鉤沈書

李本仲夏

凡一切經音義所云字體作某者謂字之形體如此或言正體當如此非別有字體之書也故卷九大智度論三十三曰磗磗字體宜俛字體宜作磗磗二形言宜作則非本有此書尤為明證鉤沈采音義所引字體五十則其叙錄亦言史志及書目俱不載似不當承認襲謬擬盡刪之又華嚴經音義每引珠叢韻圖二書鉤沈有韻圖而無珠叢其實唐書藝文志儒林傳皆有桂苑珠叢玉篇及太平御覽引桂苑晉書音義引珠叢華嚴經卷上引珠叢三十四則卷下引十八則皆即此書擬補其闕又隋志有說文音隱唐志僅得高者應經訓堂叢書有說文舊音一卷珠嫌疎略乃

鈎沈載音隱僅一切經卷四一則將刪之抑仍其舊或博考羣籍以補之以上三事均祈示奪粗投一過恐舛漏百出貽誤後人若逐條細勘又未能倉猝了事庸篤學不倦但精力不如前耳

王石渠先生答書

接讀來示考訂精詳佩服之至字體可刪珠叢可補其說文音隱若博考羣書以補之實有功於許氏此書不知亡於何時繫傳所稱此反切皆後人所加者疑即是也乃小徐易以新音而大徐則專用唐韻於是說文之舊反切遂亡今采羣書補之實一快事也專此羽覆下一念孫頓首用中先生執事

與王伯申學士論校小學鈎沈書辛未季春

承詢鈎沈事原約月杪可竣庸於此事刻不敢忘者也去臘天寒日短且事冗新正甫披起然中州文獻考寫者三人俟看出發抄又為汪禮部編校遺書并著行狀從事小學三之分一後汪禮部事竣寫者或為他事故通日寢食不遑謝絕人事唯鈎沈之是務也特此書每條不過數字而所引有二三書以上者即一書又有兩三偁以上者取其相勦勢必逐條逐卷字字對庶可自信以信於後再以侍御原稿煩蕪或本末倒置有偁此卷而實在他卷者有偁是書而錯在彼書者更有通部細檢而卒未得者即如開卷雜字解詁格間也注出漢書竇太后傳

通檢漢書無竇太后傳覆檢史記外戚世家竇太后篇及漢書外戚列傳孝文嘗皇后篇并後漢竇皇后紀皆無最後得史記梁孝王世家有竇太后義格之文知稿本竇太后三字因此致誤且裴駟無注小司馬索隱標義格二字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曰格謂格闕不行蘇林音閤周成雜字竝閤也通俗文云高置立竝棚曰竝閤字林音紀又音詭也庸按格閤字皆從各聲故周成訓格為閤史記三家注載服虔說作格閤不行者是也單本索隱作謂格闕漢書文三王傳注作音格闕皆誤癩引蘇林亦音格可證周氏義本服蘇故以格為閤小司馬更引通俗文以中格止之義今本引周成作竝涉下文而誤引通俗文棚

上有歧亦涉下行也雜字正文當仍作歧下著按語明當為格
今竟改為格閣也又復出歧閣也兩注其所出而所出又轉後
論糾至此不苦心考得之其敢輕刪乎故此事本瑣碎煩重加
以索性不肯草率遂似時日有稽其實刻刻為此未嘗稍間深
悲其原委便無簡便之法且代人校勘往往曲意相就較之自
著尤難閣下體此則為飛行絕迹矣原稿二冊送覽凡經勘覆
皆有點識及刪補字樣紅黑筆隨意用之大旨以唐為斷宋元
人所編不盡可據擬不錄其次序多不可解即此已得十之六
七較之原稿差足為善如欲盡之亦非所難但當少從容且更
有他事及應酬又恐時日稽遲此等事細言之終身不能盡也

至錄清付梓恐非鈔胥所能尊處有明小學者為謄錄甚善否
則仍付來給以紙筆庸為手寫何如每謂此等皆學者公事不
當分彼此承委無不盡心特終不敢苟簡從事聊草塞責當為
喬梓兩先生覽之也

與孫淵如觀察書庚午季夏

逢次謁王懷祖先生誨之甚殷書函中希道及感謝
安德承諭五帝為五行生旺之氣先王祀典不可輕

有東嶽火德闡廟釋此北極之尊禮為五帝復祀之明徵配合
適當并論文宣王之不襲封廟五王祠上無所啟衍聖公下無
所繼說極精善庸謂太史公作孔子世家亦後王褒崇之意此
等議論須著文以發明其旨俾可考而行之尚書義疏發明古
今文之學有前人所未言者聞將續著堯典微子等篇此事固
非一人之能盡然必先盡夫我力之所能為餘俟後人補之不
可一意委之來學致彼此蹉跎也汪君家禧為門下話經精舍

高足弟子所業精進實兩浙諸生中第一既侍郎戴金溪陳恭甫許周生諸君並以為然非庸一人私言且誼篤師友歷久不渝遠非淳薄譁罵輩所可同年而語夙承獎借銘感尤深庸來時修書敬候意欲得大集并所刊書伏讀奮興先生宜惠然荅書並賜近刻數種以酬其意庶使真讀書人亦稍有起色聞下本樂善不倦庸尤樂道人之善賒賒不已諒不嫌其瀆附去先考誌銘家傳勒石文各一首以備尊撰愛日居遺文序有所采擇

與孫淵如觀察論校管子書

庚午仲夏

管子多三代造文然錯誤難讀僅成絕學懷祖先生所校頗析
實奧深中竅要悅服之至餘校亦多善者庸久欲為此未果今
既在此竝候旌節因取手校原書句揣字比宋本之善者既為
一一補注其似是而非者兼訂正之更有心得者如版法篇悅
在施有衆在廢私尹注四字為句誤也考版法解引此文曰四
說在愛施有衆在廢私施與私韻五字一句本篇上句脫四字
愛字遂誤請下句有字屬上後解俗本又脫四字幸宋本有之
解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此四說之明
證矣知官篇若因夜虛守靜注者校者俱為謬說按後解作處

虛守靜虛靜對文處守字亦相對心術上篇云天曰虛地曰靜

處字正寫作處也便與夜字形近而斷非風清月白夜寔虛之遊

談也十二小卯十二始卯十二中卯十二下卯春秋並有此文

今謂卯酉二字說文所載古文形相近非冒也二月萬物冒地

而出象開門之形酉就也死古文酉从卯卯為春門萬物已出

酉為秋門萬物已入一開門象氣節之名春當言卯秋當言酉

如四時篇春月以甲乙之日發政夏月以丙丁之日發政秋月

以庚辛之日發政冬日以壬癸之日發政干支配合可證秋當

言十二小酉十二始酉十二中西十二下酉此篇的係先秦舊

書故古文酉誤為卯先生素精篆籀之學當能知此也按勸此

書將已卒業約簽記六七百則如得付梓與晏子音義並傳甚善甚善內亦有後人淺俗之言非管子本文者擬分內外篇同以區別之庸不名不敢至暑氣漸逼入都之念頗切盼望榮旋後即起身而猶縷縷於管子者庸雖處困阨不敢廢業耳

與郝蘭舉農部論校山海經書 庚午李時

山海經西山經浮山多盼木郭傳音美目盼兮之盼凡二見箋
疏曰郭既音盼知經文必不作盼未審何字之訛庸笈云盼字
不妨有兩讀手示以經典內凡加音者必係異字若同字不須
加音鄙見以經典內加音有異字者多同部及聲相近之字也
有同一字而其讀不同者乃高下疾徐之別猶後世一字有四
聲而其義亦因之而異也類氏家訓音辭篇云鄭元注六經高
誘注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焯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
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
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蓋使人疑又如公羊傳一伐字而有長

言短言二讀釋名一天字而有舌腹舌頭兩言一風字而有橫
口合脣言之歟口開脣推氣言之之別皆同字異讀之證也又
禮記樂記祭義皆有易直于諒之心句鄭讀俱云于讀如不子
之子儀禮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云疑讀為疑然後從於
趙宥之疑疑正立自定之兒周禮冢宰之職六曰主以利得民
鄭康成云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外府掌邦布
之入出注云布泉也布讀如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
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是皆同字加音之明證其所以異者
不子之子與父子音異疑立之疑與疑慮音異利民之利與財
利音異宣布之布與布帛音異故疑然今本公羊傳作佗然而

不子當從徐仙民將吏反陸德明如字非也

樂記無義
釋文同

手示云

盼字从分聲即使有兩讀似不得以盼音盼屬素盼从分聲一語已了然字从分而讀亦从之者如詩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倩从青聲盼从分聲為真清合韻詩人必不讀盼敷覓反也又如王褒九懷進暉盼兮上丘墟此讀盼如彬又讀暉盼如暉瞻聲雖小變猶為盼之本音古讀原近是也然詩美目盼兮徐仙民數諫反呂忱字林匹簡反又匹覓反陸氏毛詩音義數覓反論語者義普覓反音切皆轉入元類與分聲之本音真文類已不同故郭必加音攝禮記于諒恐人讀為父子故鄭亦加音矣釋名釋天曰豫司究奠以舌腹言天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

徐以古頭言天天垣也坦然高而遠也夫三百篇天字古音在
真類而顯垣二釋取音相近者已轉入元類故知郭姓盼音亦
轉入元類景純仙氏皆東晉人而非三百篇之盼與借韻也釋
名釋天之由真轉元亦同斯例山海經內郭音似此者皆非誤
也肇音之道當於今人之異者會其同又當於古人之同者求
其異庸雖能言之而未能盡之北次山經繡山其中有蝮龜郭
傳龜通似蝮養小而青箋疏曰龜當為取字之訛取通見秋官
蝮字注亦見爾雅禹元伯曰爾雅郭注取通似青蛙龜通似蝮
養此云似蝮養則不得以龜通為取通秋官古同聲龜疑即蝮
之或體蝮說文讀如威蝮之變為龜猶蝮之音為秋也秋威亦

一聲之轉乎示云郭鼈龜似蝦蟆小而青一白兼包爾雅二物若但云似蝦蟆則是龜鼈又云小而青則兼耿龜矣爾雅言在水者龜此經曰龜皆水族也庸以尊說與馬君說皆是而分析未清何則爾雅上文龜鼈蟾諸郭注云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蛟此一物也下文在水者龜郭注云耿龜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此又一物也蓋同類異種山海經注實兼爾雅二物言之尊說融會二經注最善然以龜為魚有鼈龜耿龜義則可以鼈即耿字之謫則不可焉君詮發鼈字之義至精能心知其意確不可易特謂此注言似蝦蟆則不得以鼈龜為耿龜似失之太拘但不得以鼈為耿之謫何妨以龜為耿龜是於郭氏兼

包並舉之旨有未察耳庸請申言馬君鼈字之義曰說文龜部

龜下云龜鼈唐諸也詩曰得此龜鼈

今毛詩作得此威施

言其行龜鼈又

龜下云龜鼈

舊作夫龜說

唐諸也其鳴唐諸其皮龜鼈其行龜鼈

此

孟子施施從外來之施施也舊作夫夫說今改正

從龜从夫夫亦聲龜下云龜或以首

然則龜鼈實一字也今爾雅作龜鼈蟾諸者龜即龜之說釋文

字以去起據反則陸所見本已誤龜即龜字不當重出以說文

按之則龜當為龜釋文音秋則陸本已謬今通志堂本作龜以

齒更誤中誤矣然即此可證展轉相率之致書此奉復鄙說如

有可采或附之訂訛并以質之虞部

蘭皋先生荅書曰漢儒不言音故多譬況假借之詞晉人始

言音故多取字異聲同之字以定本文之音如山海經穆天子傳方言之類皆郭氏注其所作音久已取用異字間有同字者必與正文相涉而謠承示龜龜詹諸一條讀書精細當采入拙著爾雅古音義疏中舊引說文虫部蚺龜詹諸之文以證爾雅龜龜龜字之訛自以為得之矣今以先生及馬元伯之論剖析精當勝於鄙見速甚又馬虞部引夏小正鳴蜺傳曰屈造之屬也淮南說林訓鼓造避兵高誘注鼓造亦蝦蟇造龜或古音同去屈蚺音相近屈造鼓造龜龜蚺皆一聲之轉郭注爾雅云淮南謂之去父廣雅去蛟蝦蟇也龜字非謠庸按西山經浮山多盼木郭注音美目盼兮之盼又黃

山盼水出焉郭傳音美目盼兮之盼又阜塗之山有獸名曰

嬰如郭傳音擬嬰之嬰

嬰說曰當為從注當為體持搜體實一字凡犬旁旁之字皆互通矣

北山經單張之山有獸名曰諸犍郭傳音如犍牛之犍神固

之山郭傳音如倉困之困東山經番條之山滅水出焉郭傳

音同滅損之滅海內東經肆水出臨晉西南郭傳音如肆習

之肆

夏疏曰水經注本引作肆水故郭音肆習以別之按肆亦古肆習字鄭注玉藻云肆讀為肆此經如作肆水傳

當云音如肆習之肆

大荒南經有山名曰去痘郭傳音如風痘之痘有

小人名曰菌人郭傳音如朝菌之菌海內經有菌山郭傳音

芝菌之菌凡郭音經傳同文者十見皆一字有異讀之明證

可決非相涉之謫并無藉取徵於他書矣至說文均字與龜

鼃鼃皆一聲之轉蚺鼃之不得連文猶鼃鼃之不得連文也
說文虫部之鼃誤為鼃猶爾雅釋魚之鼃誤為鼃也去聲古
在魚類與幽類異鼃之為鼃宵形之訛許書所載皆三代古
文與爾雅相表裏正以鼃鼃本一字故爾雅鼃鼃當從說文
作鼃鼃不得接廣雅去蚊爾雅注去父遠執爾雅以去為不
誤鼓與去皆魚類屈則遠在脂類蚺則仍與鼃箇秋戚為一
類未可強合鄙見雖然恐啟黨同伐異之習故不復論雜附
識於此王懷祖先生見前書云尊說據說文以訂爾雅之訛
是也十月五日識

與陳扶雅論大典本易林書

辛未閏月

承示永樂大典本焦氏易林注一冊此希世之珍也注義淺薄如蒙之乾引書江漢朝宗于海注云猶諸侯朝宗於王也此蔡氏集傳小畜之睽引詩左手執籥四句傳云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此朱子集傳則此蓋宋末人所作然如蒙之師小孤渡水污濡其尾注曰孤當作狐易小孤汜濟濡其尾雖明曉其誤猶不輕改知此本正文極可據也今新舊諸本俱改作狐矣頭重譯賀芝注曰漢武帝元封元年甘泉宮產芝九莖連葉乃作芝房之歌以薦郊廟張本作賀之何本作置之毛本作冒芝皆訛需之訟工

牛生狗以戌為母注曰二牛一作三年一作三馬生駒見否之
始宋本張本正文如此注見坤之震何本作三年生狗以戌其
母其字誤注坤之震否之始合二始得之此本坤否皆在所闕
中宋本坤與此同否又作三牛生駒也秦楚靈暴虐極民力
禍起乾谿棄疾作毒扶伏奔逃死中亥室注曰楚靈王成章華
之臺狩于州來次于乾谿公子比作亂遂繼于芋尹申亥氏見
左氏昭十三年傳宋本以下俱誤為扶仗奔逃身死亥室按扶
伏聲借為匍匐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家語論禮亦作扶伏靈
王聞羣公子死自投於車下淞漢欲入鄢芋尹求王遇諸棘園
以歸非所謂匍匐奔逃乎恒編螻生子注曰編螻即蝙蝠也張

本作蝻螺何本作蝻螺皆說按爾雅蝻蝻服翼郭注齊人呼為

蝻蝻正義引方言曰北燕謂之蝻蝻釋文蝻亡北反小過憂心

性性世律切諸本皆依世律切當本此焦氏蓋據魯詩是注性竹律切憂心也又丑律切當本此焦氏蓋據魯詩是

皆諸本有說藉注以考見正文者也蒙之乾諸本刪蒙之二字

則為卦首不見小畜之乾以下準此比君失其國諸本皆作君

失其邦張本云宋校本作國此正合泰西鄰孤姬諸本作孤姬

非豫戰於瀟湘瀟湘水名張本說蕭相何本改戰於城南與上

強鄉不韻矣道諸本改避按陸氏釋文曰避字又作逯又作適

同萃菴姜芬薊薊古香字困辛離悔憂離古罹字諸本皆改香

改罹井三人為旅俱歸北海坎為水故言北海諸本屬鼎萃懲

淫旱疾傷害稼稼喪制病來農人無食此改革之象諸本屬震
鼎攬飯把肉以就口食所作方往必得無有虛之此烹飪有實

之象諸本屬艮震夏姬親附心聽悅喜利以搏取無言不許此
笑言啞啞之象諸本屬井艮南山吳天刺政閔身疾病無辜背憎
為仇此艮為山取詩節比南山維石巖巖意諸本屬萃皆倒誤
之甚者也未濟非人所處與下使我心苦為韻何本作非人所
往宋本作非人所往皆失之需之巽逃匿膏盲和不能愈與宋
本合何本作逃匿膏上伏於膏下和不能愈誤衍也略舉其端
亦可證此本之精矣特就需卦觀之止存二十有七脫落過半
又小畜以下無注者并不錄正文此類恐出之抄胥憚煩所竊

剛不知正文可審較注為尤也希喙書農太史細意校勘庶此
真面目或由此得傳乎愛古者足下識古者固庸也必全錄無
疑原書皆繳借讀勿爽約庸頌首

上畢讓衛制府書 乙卯李春

前閱邸抄見閣下塗改奏劄逆苗事意主撫綏不勝歎服始信
仁人長者之用心固大異於貪功好殺者所為苗民久託仁宇
安服向化特因與漢人貿易或失公平遂至作孽然奈頑無知
情極可憫復多無辜迫於脅從倘殲其渠魁而招諭餘黨勢自
瓦解庶不致蔓延他者者久益難治此吾鄉楊文定公綏定苗疆
之略今日仍用之於閣下與文定後先輝映誠仁至義盡之策
也公孫進塾以來溫經習字選讀唐宋古文之靈動者日講經
書兼及古義聲音詁訓漸有所知口授之下俾其執筆記錄名
拜經書塾講授所可喜者悟性已啟祇因風習童心未除故不

患其識之不明第慮其學之不勤且篤耳每感閣下相待嚴奉
自當盡心啟迪以報所知必不敢聽其自暇自逸為苟且伴請
計此事可無掛念

附畢宮保手書六通以誌知己之感嘉慶庚申秋七月十一
日檢錄拜經堂集鐫堂自記

昨接省信知文旆早經抵鄂邇日想下榻衙齋矣小孫妨工
已久希在兄勤加教訓照去冬課程講解經義溫習舊書勿
便因偷過去足紉關愛再僕舊有毛詩註一本稿已失去意
欲在兄成此書但各種應米之書須開單至蘇取出也此致
即候近祉不一弟沅手啟

頃接手書具叙惟注比維文祺迪吉著作日新可勝欣佩小
孫資質遲鈍得蒙時雨之化循循善誘目前所最要者惟令
潛心經義兼習訓詁俾之識解漸開不失為通經之士並不
望其專習舉業為下聞計也附去銀四十兩祈照入來升鄧
學海差往蘇州令其送至府上甚便此致即候迨佳不一學
弟沅手啟

日昨兩接手書並寄到小孫經解二篇稟函一紙具叙教法
最明循循善誘小孫姿質本遲鈍又久疎于聞導茲叨時雨
之化知識既開正應努力用功日圓進取聞其託故不出殊
欠喜懷前已諄諄訓飭屬于清晨到館傍晚後進內天暑免

夜課倘有妨工之處尚祈嚴察及之近來崇尚實學但求循
序漸進不失為通經之士至制義一道與經義是一是二原
可貫通也堂上氣體遠和想已喜占勿藥昨日遣小价回省
附去人參三錢此間因所存無幾後再寄又銀三十兩以為
調劑之需二十前當可送到久病應服溫補之劑理陰煎附
子理中湯俱可用也此復即候文祉不一同學弟畢沅手啟
頃接手書知前函已達青覽小孫濟曾遜鈍得承時雨之化
兩月來寄來經解知識漸開而文義亦覺通順叨承啟迪殷
懷無任感佩且近來崇尚實學果能貫通經義較之詞章一
道更為上乘矣南來之信尚存村學究之見不足為準幸勿

介懷為望特此布達即候文祉不一弟沅手啟

屢聞小孫來稟道及文祉綏佳起居多吉為慰小孫寄來課
藝日有進益具見循循善誘俾得有成良深心感惟渠現因
堂上四十初度又有微嗽見紅急欲回南已定于十三日令
其起身所望吾兄挈領同歸沿途得蒙教誨可免妨工蓋台
旆由齊之楚業已年餘藉以歸省椿萱亦可慰倚闈之望計
期到家當嘉平中浣或于歲底或在開春務望即至吳門下
榻小齋俾小孫長侍左右湮沾時雨之化實感栽植雅誼于
無既也附去銀五十兩並希照入特此布達順候近祉不一

同學弟畢沅頓首

頃奉手書具微樂育殷懷拳拳勿替小孫得承教誨知識日
開俟閱經解漸有進境誠如來翰所云乘此機會正學業可
成之日茲已嚴切諭其遜日到館無得託故妨工課藝按期
寄閱以驗勤怠另車并悉尊公肯恙已痊深為可喜至吾兄
學優品粹得諸庭訓者居多尤深欽佩也此復即候文祉不
一同學弟沈頓首抱經學士寄候一函希照入

弁山尚書予未及見讀與在東書札知其待士之厚難得
難得嚴元照記

上蔣祭酒書

庚午仲秋

庸再拜祭酒先生門下前函諭首藝筆似史記庸何足以當之然七月中日讀司馬子長書極愛伯夷列傳用筆縱橫跌宕不可端倪而細尋其脈則一線貫串絲毫不紊文律之謹嚴後世鮮能及之說者謂漢魏人法疏唐宋人法密非知言也此篇言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大藝大藝之文必析表於孔子故堯舜禹相讓可信而由光不可信伯夷無怨當以孔子序列之言為信史詩有吁嗟命衰之歎為鄰於怨不可信也此史公謹慎之至所以辨正舊文而更為列傳之意後舉癩盜跖以證夷齊見天道於善惡不在報施一時而在立名後世而立名之士必得聖

賢為依歸所以收盡通篇而歎世無孔子已之不遇也此傳千古創格推尊孔氏至矣盡矣先黃老後六經之論胡為乎來哉最喜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莖惡怨是用希下接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又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下接亦各從其志也又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下接以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按亦各從其志也若即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從其志也已矣史公據古文作從字運用魯經直如已出隨手拈來成成妙諦真乃神化之筆鄙藝故顏淵亦喟然而歎數語合之本題渾然無迹竊學此為禮記曾子問吉凶軍旅嘉之變此言小戴禮記也又廣以天圓律

數之學此言大戴禮記也曾子問本禮記篇名禮記曾子問五

字字字皆習文用此五字則字字凌空謂禮家記載曾子所問

吉凶軍宥嘉五者變禮也開講故黨人歎孔子之大博學無所

成名猶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也故宰我曰夫

子賢於堯舜遠矣本有美無惜黨人歎孔子博學孔子自言約

禮也下文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即約之謂射

御雖藝亦禮也用此正合魯國秉周公之禮伏下禮經十七篇

及夏殷禮必折衷於孔子折衷內藏約字教學二字亦一線到

底論語開卷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此言博文也人不知而不

愠不亦君子乎此言約禮也何以證之證之以終篇孔子曰不

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再
證之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本題
君子與起結兩君子俱是一人皆孔子託以立教的禮之至剛
至知天知人不愠不怨即下學上達工夫所謂一以貫之也更
推以弟子孝悌謹信愛衆親仁此約禮事也行有餘力則以學
文此博文事也賢賢易色事父母事君信友此約禮事雖曰未
學言博文事此二章言初學即以約禮為本子曰可與共學未
可與適道此言博文事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此言約禮事立者
何立於禮也故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不學詩無以
言不學禮無以立庸之自記謂不如此解不足以貫通全經先

生評語亦云古人立言無不相貫通不謀而暗合印證之深至此也毛詩江之永矣文選登樓賦注引韓詩作江之漾矣說文永部引詩作江之漾矣又水部漾水字古文从養作漾然則永漾漾養養五字皆通蓋葢用漢之廣矣者詮題至大至剛也廣大也用江之漾矣者詮題直養無害也漾養也宋苻濟陳蔡甫兩太史謂養之於養尤多一轉折不如用易語蒙以養正等句為本字尤切因仿其意易之其氣勢不及原本之濶大而用意精密似過之希定其從違聞更有累幅長批拙葢重送上并附鄙說求正伏惟匡所不逮幸甚幸甚

與秦小岷少司寇書 庚午季冬

走候未得見自己愈否念念閣下古道照人接引後進海內之士將望風奔走况一同郡之人耶知先生非拒客者庸亦無所干相見則所談者不過學問文章之事非先輩之於後進相需甚殷者昌黎已言之矣庸雖布衣願自愛重自入都以來同鄉先達足跡所到者惟閣下之門及吳玉松侍御所而已然亦下敢數數輕詣若吾邑先進回未嘗一造其門一投名刺也更有果學士者平居頗砥礪自好嘗慕庸之為人并愛其文託郝蘭皋農部導意延往一見至今未去蓋既已知慕不妨先傾而必欲令趨勢乎昨蒙執事惠然枉顧此非庸之所敢望者也迨為

吳繼登通政使中澤州文獻考踰月未出每夜必至瀟三四下
飢寒不恤孜孜於此殆天性然也雖其事甚煩且重將來能成
與否皆不可必而現在之勤篤性命以之拙纂祭中郎章句已
刊成謹奉獻一冊乙丑撰賜亡弟傳文已休梓人吳垂鑒不宣

荅秦小峴少司寇書

庚午季冬

庸再拜司寇閣下惠書詞旨甚美教獎甚至感感久擬申所欲
言因考唐韓文公昌黎人葬河陽備檢北魏新舊唐書世表地
志列傳及李翱皇甫湜所撰公之行狀誌銘神道碑并公之遺
文粗具其稿因是逶逶先聞閣下已請告色喜一則逶閣下之
素志二則庸可奉教於左右趨候知為閣人所誤王石渠觀察
之待庸也開庸名授門者曰客來則謝以疾惟臧甚至則延之
進其嗣伯申學士與庸為學問之交數數來寓中所居僅一廛
之隔庸奪於他事反不能常過從閣下達尊庸為同郡後進所
當師事者若同邑之人固未嘗輕造其門一則恐為不知者所

輕二剛庸固有以自重先生固知庸且待之厚者如亦以常人相待則深負之矣憶自乙丑冬將出都始見閣下寓齋豔姚秋農宮允聯句云東山久繫蒼生望白首深懷報國心秋農非妄言者已心敬之既而閣下枉顧且遂其所請為亡弟作傳今年來溫然相待如故乍見時執孫觀察詩麓先生誦其句云一縷名香兩行燭使君舟過路人知謂何必擺款庸聳然聽之始知道義之尊既薦之於金犬司寇又招之飲許為鄙文作序并示所刻文稿先賢節孝等事所以誨之者甚詳謂當奉贈一帙庸雖溺志於詁訓考訂未嘗不有意於文章願讀先生之文庶知立言之道也閣下又持程君同文所撰壽言指告歸事以見意

曰余思請告已數年於茲矣尚未能去因吁嗟再三厲始洒然
異之今信先生之不我欺非賢而勇者不克也一晚近軟罷廢弛
一切偷且苟簡聊以度日所見所聞莫不盡然不知伊於胡底
此正人君子所刻不能忍者大抵根於人心之不公雖孔孟復
生恐亦難措手腐有志於古惜鹿鹿謀衣食志氣銷沮不克遂
其素守可傷矣一漢李董卓禮名流不屈以全高者惟鄭康成
一人然時勢不同逼迫有輕重未可概論伯喈祇欠一死鄰論
以上有獻帝不遽責以死所見當終遂一籌至伯喈之惓惓漢
記與司馬子長下蠶室而著史記同危素本元大臣師入授井
乃為僧設然不死以成元史其失備小至入明士翰林為御史

王著等論議而死則辱之至矣豈可與伯喈並論乎明東林起
無錫士大夫以志操氣節相矜重先生生其後被其流風遺教
故出處進退素有定見知人論世以道義相責難此誠今之古
人也接引後進不為一時感哀之態久而不變庸於閣下亦不
敢如世俗之相待但敬之於心歷六載如一日或久之而後親
此必有所見而然也今私心所惓惓者思盡讀先生之文以竟
其說及鄙集序文之望踐前約耳

秦小峴少司寇原書附

日前奉書鹿鹿未報而枉臨又為閣人所誤悵然弟以衰病
乞休蒙

思僅准告病僕於進退之義自審有素客日當面談也李習
之有言近代以來為學者以鈔集為科第之資入仕者以容
和為貴富之路足下布衣短褐躬學古知道其人其文俱以
古人為師宜不屑趨謁達官然今之所謂達官者不特無道
德可重亦并無勢利可趨足下尚不免重視今之達官耳拜
讀尊著蔡氏月令章句叙為中郎辨寬甚善甚善惟中郎被
辟稱疾時卓必欲致中郎進退之際宜以死殉才是不降不
辱卓為漢賊聞其誅而歎雖非同逆亦過矣中郎之惓惓於
漢紀危素之惓惓於元史史可不作而身固不可辱也中州
文獻考是著述之大者僕嘗聞吾鄉顧祭酒復初先生所纂

河南通志最為善本吳通政有是書否淵如聞弟告歸之舉
必稱善也此復并候文復不宣弟功秦瀛頓首

荅秦小岷司寇論韓昌黎書

庚午季冬

十八日手書蠅頭小字知目疾已愈高年嚴寒勤篤至此後生

可不力學耶承示韓文公自稱昌黎為郡望如韓麒麟顯宗史

明言其昌黎人然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漢弓高侯積當裔孫

尋世居潁潁川生司空稜其後徙安定武安今彰德府之縣也後魏武安

成侯耆徙居九門今正定府之縣生茂封安定桓王二子備均均安定

康公生峻峻生仁泰即公之曾祖其別支避王莽亂居潯陽者

後有河東太守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子恬恬子偃偃子頴

頴子播徙昌黎棘城則公之望為潁川為安定為九門而非昌

黎審矣唐李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曰七代祖茂後魏尚書令

安定桓王五代祖鈞曾祖峻祖秦皇甫暹撰公墓誌銘言公為
安定桓王六代孫公撰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亦曰安定桓
王五世孫敷素為桂州長史即公之祖也再考之魏書列傳第
三十韓秀昌黎人也第四十八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元興安
定武安人也進爵九門侯安定公卒贈安定王謚桓子備襲爵
安定公備弟均早卒均弟天生襲爵此真公之郡望與公所自
言并李白李翱皇甫湜等文無不脗合即宰相表之所本其昌
黎之韓有韓秀祖宰父炳子務有韓麒麟出漢大司馬增後父
璠子興宗顯宗弟素懷興宗子子熙仲穆顯宗子伯華武華諸
人與潁川安定九門之派毫無干涉即使公稱郡望固不當舍

安定而舉昌黎矣公撰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
道碑銘曰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
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云云公於同姓
別支猶詳舉而分別之如此豈自昧其所本乎況昌黎之韓雖
贈五等之爵未加王號之封亦不能著於安定也一示又云昌黎
棘城非今直隸之昌黎按一統志表今昌黎為漢之樂縣前漢
屬遼西郡後漢省入臨渝考班志遼西郡領縣十四其交黎臨
渝二縣並渝水所受應劭注交黎曰今昌黎然則東漢本有昌
黎縣即西京之交黎而非臨渝樂二邑省并也續漢書郡國志
屬幽州晉書地理志上為平州有昌黎郡昌黎縣言魏置東夷

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元菟帶方樂浪五郡為平州蓋已
兼遼東西之地矣魏書地理志營州昌黎郡特言晉分遼東置
未清晰其領縣三龍城廣興定荒真君八年并柳城昌黎棘城
皆屬龍城然則棘城縣舊屬昌黎郡故魏史傳唐書表皆曰昌
黎棘城自宋書州郡志以下無考唐志平州盧龍縣有溫溝白
望等十二戍昌黎其一也金大定二十九年始改廣寧縣為昌
黎實因乎古是昌黎之縣本著於漢晉東魏而湮晦於北齊後
周隋唐五代遼宋之間

國朝則承金元舊名其地即今之直隸永平府昌黎縣非有二
也至明季孟縣所出韓昶墓誌石其文膚淺恐係厲作先生深

於古文理法當能辨之庸一見其文即未之信數日王伯中學士來寓所言不謀而合并云伊有石搨本書法亦未佳故公葬河陽雖有明文而里居未審公為他人傳誌碑銘皆實著其邑或并詳其先世所居及子孫遷徙之所何獨自言空舉郡望而郡望又轉展推考睽觸不合如是之甚乎希更有以教之

是篇援据精深不能增減一字郝懿行記

荅翁覃路鴻臚卿書庚午季冬

蘇齋老人閣下前接手示知冬至後尊體不適許靜定數日有以見教近已愈否念念長至前數日嘗趨謁未得見屈為虛抱經學士弟子神交已久甲子在都相待甚厚海內大儒如大興朱文正嘉定錢唐事青浦王司寇等皆漸次凋謝惟存先生彼此所願亟見而不可得者現為吳鑑菴通政纂輯中州文獻考此絕大著作以一人揔之本倅倅無暇而所與往還講論書問不絕者惟吾鄉秦少司寇高郵王觀察父子儀徵阮侍郎接霞却農部數人皆古君子非特學問優也閣下亦不朽人物於諸君中當屈一指故願請見若在他人有延之而不往者矣王石

渠觀察之待庸也謂門者曰客來則謝以疾惟臧某至延之進
因心感之蓋此輩不知我等學問道義之交未免以貴賤為軒
輊且不知庸於先生有知己之感久未見欲一吐其中懷也手
示云前接讀大刻所以未覆者一則無所說不便空覆憶坊後
至今二呈拙刻一則託汪少詹事轉寄蔡中郎月令章句也一
則遣僕賚呈試藝偶存也阮公之評月令章句序也曰後漢儒
者之學可與康成媲美者中郎一人而已身前死已極枉後之
名又為腐腐者所污得此昭雪可為快事昨小峴先生書來又
曰叙為中郎辨寃甚善惟中郎被辟稱疾時卓必欲致中郎進
退之際宜以死殉才是不降下辱卓為漢賊聞其誅而歎雖非

同逆亦過矣所見之不同若是何以無說試藝有朱文正秦司
寇阮司農蔣祭酒諸君之評論并庸自記書跋皆誌知感明經
義頗可觀覽閣下將善其扞寓夙學不規規於墨腔試調為有
所取耶抑以其不類場屋文字當見擯於有司而別有以教之
耶呈政之意正欲其有說耳段君周禮漢讀考大致精善閣有
一二過於自信處然非深於學者不能道未識閣下所欲辨正
者何事是非黑白自有定見後生小子安敢輕啟辨難之端殷
殷請誨之心竚企以待覽此可識鄙人之於先生形跡雖疎仰
懷實至有暇且當召以見之私以為即有蘇文忠當世亦宜願
與之交如朱文正錢詹事王觀察阮司農諸公較之古人有過

無不及也知己者定不以為狂言庸頓首

與葉保堂書 己酉季冬

在金陵不克盡談悵悵秋試偶不遇諒不動于中也弟僻嗜漢
儒之說溺于文字章句之末恐為有道所棄惴惴焉以不克聞
過為憾前蒙箴規之言今銘心不敢忘伏思足下上之程朱潛
心之學辨義理究天人析豪芒次之上下古今熟于理亂安危
之際賢奸得失沿革分明若燭照數計非特弟之畏友直足為
弟師未審何日得盡弃所學而學之也日者太守李公纂脩郡
志盧召弓師總裁之前命弟留心典故以俟采擇所愧素未經
心無所知識足下能博聞強記於儒林理學文章節烈獅賢名
宦之類尤多熟悉肯邑採訪必舉足下但七邑之事素所知者

亦不得聽其遺佚試於數十年來典故詳稽博考而要于實前
志之誤者正之遺者補之勒一書以裨當事酌取發潛德之幽
光成桑梓之信史不亦可乎書成或自呈于郡志局或交弟輯
獻總裁雖使不克盡從要之必多補益百年曠典躬逢其盛不
可失也

與趙味辛舍人書辛亥孟春

李君所修甲科祇將陳志錄一過綴以縣志及科第考兩書即唐志亦未之及陳志至康熙甲戌止李亦至康熙甲戌止其他可知矣鑄堂本無意為官書重違總裁盧學士命移研經之功一月力為此事於舊府志各縣志省志登科錄題名錄及宋元文集外復參閱全史而後定中間考正數百十事總裁手書贊之曰不料賢之作事精細乃爾深可嘉尚又曰勞精竭神正不少受此言未嘗有少愧宋元明不必論試以唐以前言之據正史考正舊志者八人舊志不載據正史補者八人舊志所有據正史刪者三人皆可取以覆證非虛言也惟

國朝猶未全備以俟熟悉世家者補之後總裁加審正內有余

中舊在宜興亦愚新考入武進者私以宜從俗作余中今邑有余宅即余殿撰

故居而總裁据文獻通考作余中則科甲一門庶稱無憾因素

性不肯草率一字故為之不憚煩如此未嘗計脩脯有無也乃

聞高論以為論謬尚多竊所不解恐未深察故敢以區區私說

進嗟乎百年曠典為之數載廢于一朝心焉痛之誰之咎乎常

郡文獻之地志書終不能久闕勿修此時總裁與纂修者均得

人尚至半途而廢他日為之必倍難矣縉紳先生宜創義舉為

士民表率事之當為無有過此者先生紳士之翹秀也起而倡

為之必有應焉者思坐觀其成敗乎傳曰惟善人能愛盡言幸

不以狂直為罪起而采納之

與顏子明書 己酉仲冬

盧抱經學士天下第一讀書人也。錦堂語足下從之遊久矣。足下至此方信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莊葆琛先生顏其書塾曰辨志。此二字仍學者頂門一針。足下欲從師當先辨志。志在讀書乎。志在科名乎。讀書當先通話訓始能治經。尊信兩漢大儒說如君師之命弗敢違。非信漢儒也以三代下漢最近古。其說皆有所受。故欲求聖人之言。舍此無所歸。為學之道約有二端。一曰勤。二曰細心。錦堂從事于此三載矣。偶有一得可信而敢足下者。此耳。此可必之于已。得之足以自樂。有功于先哲。有造于來學。願足下為之無倦。若夫富貴乃偶然之遇。其為之也勞心。

晉神窮年累世遇者少不過者多一旦僥倖得之亦可以誇耀世俗然品誼不修學業不講常為有識者所鄙不幸而舉生帖括以兔園冊子自終十三經注疏至不能舉其名目姓氏其時文即高出于王歸金陳之上究之此物有何足用此鏞堂所不願足下為者也足下不取時人為師而必欲師盧先生是足下之志必大有所在矣敢先以區區之私慮進

與丁道父書庚戌仲春

足下之聰明才識吾黨所僅見者豈特鏞堂勿如已哉但鄙念
雋望於足下者非恃恃聰明以肆力詞章而已即足下自命當
亦不徒在此也蓋吾儒之事業以聖人為歸孔子聖之至也六
經者孔子所手定以惠萬世學者而亦羣聖精神之所寄也故
有志正學者皆當求之六經治經之法必先通聲音詁訓此足
下所知者然非研精極神忘寢廢食盡心力為之則不能有成
足下非不好此但為之不勤或一時發銳進之心未旬月已退
或方從事於此忽念及於彼遂輟此為彼若是輾轉虛靡歲月
足下又多憂多病則并此無益之功亦不可得矣鏞堂以為竊

達命也非人所能必所可必者學問之事耳使吾黨移研經之
力肆力詞章詞章即工或不能得一第為顯揚之資終屬無用
而又坐廢不朽之業是兩失也至酬應無益之舉尤足荒功逸
志即肆力詞章者所當屏絕况有志正學者哉鏞堂上有白髮
之親貨殖為衣食計又無伯叔長兄助雖有三弟長者初習制
藝幼者不識句讀鏞堂即不自為計安得不為親計似宜憂之
熟矣乃念及之或憂念不及之則不憂何也亦以窮達有命營
營無益遂安以俟之竊以謂能長保數十卷書終不陷於小人
以貽父母羞足矣他非所敢計及也足下上有三兄能承先人
後而恢大之有田所入以養老母可無憂矣天之生我必不使

我窮誠而死則我皆可讀書而無他慮若有餘財徒足為累而已又人有妻子則不免妻子之累今足下尚未娶此不可多得之候也內有賢主人外有名師皆藏書數十卷以供足下考索乃不乘此專勤學業以為吾有所憂時或發為淒涼慘絕之音所未解也若以世事有足關吾慮者則更誤矣士君子既處其位不得不憂之且非時憂之而已必思所以去吾慮者若未處其位而我為之憂非特無所補益徒耗損心血焉耳此病所由起也能不為無益之憂而日以經籍灌溉其心病何由生哉竊以為吾之學也_猶人之飲食也吾不可一日不飲食吾不可一日不學吾不可一日之中間一飲食吾不可一日之中間一學

若徒飲食而不學其不深負此飲食乎鑄堂嘗以自銘亦惟此銘亦惟
敢告足下也足下亦願有以教我庶不失孔子爭友之謂與

附丁道父答書

孤子丁履恒覆在東大兄同門講席友復惠書深感深愧鄙
之意未可遽言在家中復不得暇踟然久弗報今至館塾始
得略陳履恒賦分魯下幼不肯勤誦讀務為強記亦抄外好
性喜博覽古人之書時出己意為詩文見者或獎許之即亦
不自知其非也後莊先生襄濟教之以為為學貴先讀書始
稍稍欲致力焉而未竟今從吾師游譎陋之識自愧多矣足
下肯然不以為不足教而貽之以書使從事於經義詞旨高

遠誨勉勤拳誠古人之用心而期我者意甚厚也然履恒所為有甚難是不能不一言夫學事之本末其故可得而詳也三代之時以力行為先學文為後西漢大儒專業六經而文章即附以行至東漢經生以章句名家則有通經義而文章或不傳者矣下迨唐宋多載道之言而經學或弗深講自是以降或皓首窮經而其言不著或采摭詞華而實學鮮究蓋文章之與經術分也其所從來舊矣非至今日也矧今之所為文章者何如哉恒意苟肆力於文章則必玩索經文得其大體為讀書明理之文下亦漱六藝之芳潤以為高文典則而浮薄謹嚴所宜深屏也若研究乎聲音詁訓以斷明白乎

經之義理則將期之白首而應制舉之文及詩賦詞章逸舍
棄弗務然後用志不紛而所得者深也以恒之所處固有不能
能弱者恒之先人脩身力學坎坎不獲志至於客游以殍此
恒之所椎心泣血未嘗一日以忘者也今為孤兒家貧不足以
自活足下所云有田所入可以養老母者或非相知之深
也老母日夜辛勤望恒兄弟以成立恒雖有三兄然顯揚奉
養固未可自解委也使恒諸兄已得甲第仕宦可以榮吾先
人而養吾老母則恒雖布衣著述所甚甘也而今固未能且
自家之父兄以至吾師吾友所期望於恒者咸以科名為勗
而恒亦未敢忘文學置身之念此足為達人之所鄙耳昔昌

蔡文公困厄悲愁無可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於訓義反覆於句讀磨礱於事業而奮發乎文章雖貧不害為學恒之鄙鈍誠萬有所不能愧前賢多矣然恒亦未敢厚自暴棄也猶將自修其身以求免於過差舉業幸少有成得一第以為先人通籍有升斗可以奉老母或終不可得而反求吾願學乃得專精經訓雖不能成一家之言猶冀寸有所獲以資作者見聞則生平之素心而足下所勸勉或不虛也足下托蔭庇之下無家食之累坐擁數千卷書嗜欲鮮寡無交游往來之擾好學深思潛精著述不朽盛事終當有歸幸尚勉之從識小以識大斯古儒者之業也足下謂恒

為學或作或輟此誠診恒之痼疾而下之藥石者也歲月易
識輾轉虛靡真人生之大悲非愛我之深者易足以語及此
恒謹當懸足下之言於座右以自警省毋敢忘良友箴規也
至於恒之憂思怨若為淒涼慘絕之音則性情天所付與有
不自知者而境復傷之非有所為而然也然自今亦將捐除
之以從事於所當為者矣足下之惠恒者實大且多而恒尤
不能盡從此豈可言耶要之異日必有所立但當各努力耳
草率數紙語無倫緒幸足下宥其不莊也履恒稽顙

與姚姬傳郎中書 庚午仲夏

自辛酉鄉試抵迄今十載矣乙丑在都遭舍弟之變惠書垂問
撰賜墓表肅函致謝未審達否每晤江寧友朋詢知精力尚健
慰慰文教日昌諸先正提倡於前後起之士精詣獨到者間有
其人而浮薄之徒逞其臆說輕詆前輩入室操戈更有剽竊膚
淺之流亦肆口雌黃嫚罵一切甚至訶朱子為不值幾文錢者
掩耳弗忍聞此等風氣聞自近日不知伊於胡底二三十年前
講學者雖不及今日之盛而澆薄之風亦不至是殆感極必衰
不可不為人心世道憂也耆儒碩學漸次凋謝今東南大老自
海內重望者惟先生及若膺大令易田徵君數人而已而畜道

德能文章清風亮節被拂海內幾四五十年者於先生為最也
庸有志於學處境困厄舊業將落不克時領誨言昨於友人處
見大集刊成中論左傳一條尤為精絕以未讀全書為憾今年
應順天鄉試道出德州小住逾月與高足管君異之昕夕聚首
持論頗合其學識超邁流輩所交門下士如鮑學士陳編修郭
頻伽諸君皆所不及擬以見聞寬以歲月必成通儒決為先生
傳道之徒竊欣幸焉管君南還鄉試肅書致候庸再拜

與王懷祖觀察書 庚午季夏

庸私心敬仰已二十餘年一旦獲親承提命幸何如之且獎所
己能勉其未至飲食教誨感何可言先生清德著於海內承諭
學問人品政事三者同條共貫尤為至論即先聖微言不外乎
是先生益真能以實學實心而行實政者雖不合乎流俗而至
誠所感動契

主知蓋以此庸當終身佩之於學問一塗粗涉津涯或能勉
萬一至舉業荒落科名或有幸雅望也拙著二冊呈政古韻臆
說未全俟錄出再寄上昔劉端臨訓導知庸最深待庸至厚每
述先生篤於友朋之誼接待後學始終如一謁見之下信而有

徵矣所有庸激仰之忱肅函致謝阮侍講如留都寄書可達也

上阮芸臺侍講書 辛未李春

接諭知欲覽孫夏峰湯文正書謹奉上洛學編潛菴遺稿二種
聞先生近人已錄張高文矣如廬學士王光祿錢少詹事江叔
澐錢學源劉端臨凌次仲汪容夫諸君亦得著錄否庸未得見
邵學士任侍御孔檢討其學孔為最今為侍御校小學鈞沈九
菴將竣懷祖先生欲為付梓微末之人學識庸陋固不足以語
及此而故老典型時形心目亦不知何故也

上阮雲臺侍講書 辛未季春

前承惠書指正狀稿已改政其上文正書有礙處亦裁節過半
非大人愛庸之至孰肯盡言至此庸當銘諸心版俾立言制行
不至顛越詒羞皆先生所教誨成全者其為激仰當何如耶至
議邱氏之非左邱明後雖孫觀察亦無間言康成事則禮部文
集日記中皆無之詢其後人以紀孫手書呈覽云係文達定稿
時增入本飭東省覈實覆請而外間遂中止也閣下又言左氏
議已確鑿到九分或有一分未的不可因伊子孫之緣飾盡疑
其本真若以此斷獄則失之枉此善善從長未微闡幽之至意
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又先高祖當入

國史儒林傳此陳編脩充纂修官時自言之有手書可據尚書
集解案亦編修由舍間索取郎君為郵寄意欲采其精者入列
傳不幸傳未成而編脩遭大故猶幸大人續為摺纂其相知之
深有過之無不及也乃客冬忽述外人于孫潤色之言閣下豈
為之惑耶夫此書在當時有閣倣君序丁教授輯錄遺文并見
徵君手稿在康熙丁丑盧學士脩常州府志采入儒林傳及校
勘經典釋文撰入考證在乾隆己酉庚戌間時庸年二十有三
亡弟年始十四五誰能為潤色且此書先為學者流傳已久矣
此必有嫉怨之士誣以不根之談雖小學詁訓在今日為極盛然
國初諸老已敝其端如閻氏古文尚書疏證四書釋地等有言

小學者再前則顧氏音學五書金石文字記中亦有之且定字之前已有天牧祖孫著述刊布海內亦豈後人之潤色耶庸至不肖馬齒四十有五困於布衣學行無一可稱以光大前人之業觀顏字內死有餘憾尚幸不誣之攘竊先人之書掩為己有以獲罪於天地祖宗此閣下猶可平心原恕也然如閻惠二徵君廬學士錢詹事段大令並海內耆德當世通儒皆尊信此書又閣下手撰先考家傳定香亭筆談經義雜記題辭均有獎勵之言即辱知於庸未始非因其儒者之後故與之晉接久而不棄今一旦過聽細人之言而致疑之將前輩之尊信先生之愛重數十年來均為所欺今搦著作之柄欲以明正學黜偽儒遽

改其從前之所見耶是其子孫之不肖過絕前人轉因稍知讀書之故而其祖宗之不幸見疑於當代亦因有讀書之子孫假使其子孫為農工為商賈且不識丁固不以此疑之矣鄙性喜揚儒林節孝自家之中如吾祖吾父吾弟吾叔母及同里莊少宗伯蘇先生他邑如盧學師汪禮部汪氏雙節母俱撰著事略傳狀載之拜經堂文集復惓惓師友之誼雖一言之教一飯之恩皆終身弗忘死生不易似不應遺此謔阮也問下仁人君子也孝子慈孫也愛庸而重其先人者也庸之事先生終始不欺者也抑此固千古之公論也先生秉筆當為一代信史邱氏九分已虛猶恐有一分之實先人之書刊於子孫即聞有一二

刪定亦校字者之責也可因此疑其全體乎尚書集解崇如無
所用之希發還尊處需經義雜記示知呈上自去冬聞命寢食
不寧趨謁又未敢面請臨啟不勝激切慚悚庸再拜

國初諸老講經學者甚少玉林先生故當時不顯于世其後荐舉經
學亦未被徵然古今潛德闇修不博時名者極多不可以此疑其書先生
此不可少孫星衍記

此孝子慈孫之文亦千古之公論也藺秉虔記

與孫香泉書 乙卯孟秋

史亦霞才人之有品者素未相識到楚始謀面嗜好不同職司
復異交亦落落然熟觀其人外雖詼諧談笑內實有守不移嚴
氣正性時露圭角或不合於庸俗而詩賦填詞駢散體文皆兼
長於詩尤卓然可博窮而在下之士殆鮮有過之幕府負斗岳
之望於海內賴此文品兼優之士資酬荅樹羽儀嘗見其覆安
南王書詞旨溫雅有典誥遺風尤非他手可及其自歷下至鄂
城也於新野聞苗匪事即約同人厲襄陽俟制府到以定行止
曰東家有事之秋正需人辦理我輩豈得安坐署中即此數言
可見其誠篤奚嘗有歸志乎及某之中變當事者役於楊而疎

於史伊復儒行為重不肯自媒而還顧室家未知事乎何日不
免作久儲糧食計時制府已啟行無所告語更加以邪激之談
遂無可如何而歸耳雖散者三人或囊資素充夙懷歸意或流
腐遷延赴人舊約當時之旅况蕭條稱貸於二三友人始給行
費真窮而後歸者惟一史君凡此行踪身所目擊但同一歸或
未深諒而鑄堂則不敢昧其所知人云亦云也聞其歸即抱恙
今稍愈囊本如洗家益不支思暫遊浙亦無定所竊嘗重其人
愛其才感其奮激圖報之心傷其欲行未遂之志而更念其目
前之空乏欲為制府言之未暇也足下與史君同事有年交情
應篤且夙為貴師器重能建言復招赤霞子幕府多一正人甚

有益附伊舊作三首此去冬手錄者讀之恍如舊交之觀而也

與王伯申學士書 庚午仲冬

子明在蓮幕二年書來必及閣下相待之雅水乳之融庸讀之心感前晤即君述及新春偶因小故辭去閣下惓惓故人之誼固留之不已此子明之迂拘不達世故如閣下之學問文章當世罕匹庸所企望焉而不可及者乃因小節不顧多年師友之義此子明之失之大焉者也特庸與子明俱為廬抱經學士弟子交二十餘年其性情之坦白無欺固終身如一日所深信不疑者閣下當亦相同弱冠好學深造有得後困於境不得竟為之其父遠游川省久無音耗丁卯母卒不能殮庸同遭先妣之喪里居賸以十千子明初受之至去年仍令其家歸之夫婦之

廉介如此今兄弟析居鄉間毋喪未葬妻寓外家并乏姻戚之
助困之至矣昨接手示云居停候補典史則子明已同賦閑相
思之切幾至失聲此固子明之自致於闕下無咎然先生於子
明文亦二十年此次自里中至汴甯由手書招之當此嚴寒落
巖萬一流離失所於先生厚待窮交之意招延來汴之本心必
有所不安或亦原其一時小失本來無他寃無不可以對人之
處而始終善待之即作一切實之書託姚秋農宮允聘入學幕
或別為推薦處則得賢主人歸則有行李資務俾得所而後已
乎此不特子明聞之心感無已且抱慙之不暇庸亦禱祀而求
無異身受者也外附秋農學使書一函即寄是荷

荅陳恭甫太史書

辛未孟夏

別後兩次啟候並呈拙刺已塵青瑩否頃接手翰佳獲展誦同
病之憐嗚咽累日蒙惠臨陋室賜見天子賞慰有加何以克當
此先生廉介絕俗體恤後進之威懷區區之忱終無以達抱愧
奚言先妣在日頗以冢婦為能常欲率庸別居以避諸婦貴志
而沒含恨終天庸不得已葬後謀宅諸弟回顧孤寡朝夕惴惴
惟恐以手足異居致人誚譏而舊屋半為仲弟典鬻備進力不
能贖無地自容每耻失業雖置巨室終不如能守先人敝廬之
為善也季弟猶知愛兄冬底春初屢詔書問接誦一紙抵獲萬
金寄音荅候兼分館穀愛弟之心初無二致猶異節衣縮食團

復舊業生死一室骨肉同居以全先人令名而免友朋責讓迂
拘之見未識何時得如所願先生愛我有素每有失言過行必
諄諄訓誨期改正而後已其所匡救不亦多乎張中丞既能禮
賢閣下獲近侍養甚善特踪跡更遠郵書多楮不勝快然耳鏡
齋有子能守儒業茲寄狀乞言得先生之文庶足以傳禮部而
節製亦得就正於有道所甚願也謹候孝復臨穎神溯

與陳雪香少司空書

辛未孟春

場前競傳先願李尚之近日士習善奔走肯介輕謝客二者交
失如閣下之趨士有古大臣風或以為既物色李生矣則李
生當捷此又以私意測之也蓋趨賢愛士閣下之盛懷也試卷
先由房考推薦此科場之定例也遇不遇有命存焉二者固當
分以觀之客臘枉顧下罪其妄刻閣藝且許其文筆高古又言
即棘闈未取揭曉方悟亦無害為相知此真堪為知己者道庸
亦以場外知己畢竟勝於場中蓋場中祇就一時之見祇憑一
日短長未足為定不若場外能悉其人之平生參以衆人之公
論核以一己之定評而賢否始無所遁然則庸之見知於閣下

不較之所舉多士更有深焉者乎然此種議論止可一二人共
喻固難與俗人道也俗人以得失為工拙并以得失為榮辱一
聞此言必有頷視而竊笑者矣他何計焉承蒙拙著古文歸錄
近作數首呈覽率筆書此不足以言文也